



黄侃

文学史讲义

黄侃 著

HUANG KAN

WEN XUE SHI

JIANG YI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黄侃

文学史讲义

HUANG KAN

黄侃 著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侃：文学史讲义 / 黄侃著. — 北京：当代世界出版社，2017. 1

（名家国学大观 / 黄懿焯主编）

ISBN 978-7-5090-1154-6

I. ①黄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古典文学—文学理论—南朝时代②《文心雕龙》—古典文学研究

IV. ① I206.3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4376 号

出版发行：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：(010) 83907332

发行电话：(010) 83908409

(010) 83908455

(010) 83908377
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620 毫米 × 889 毫米 1/16

印 张：15

字 数：230 千字

版 次：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1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90-1154-6

定 价：42 元

目录

001-	题辞及略例
003-	原道第一
010-	征圣第二
013-	宗经第三
016-	正纬第四
020-	辨骚第五
023-	明诗第六
031-	乐府第七
057-	诠赋第八
069-	颂赞第九
074-	议对第二十四
081-	书记第二十五
091-	神思第二十六
094-	体性第二十七
099-	风骨第二十八
102-	通变第二十九
107-	定势第三十
110-	情采第三十一
112-	熔裁第三十二
115-	声律第三十三
125-	章句第三十四
162-	丽辞第三十五

172-	比兴第三十六
177-	夸饰第三十七
188-	事类第三十八
191-	练字第三十九
196-	隐秀第四十
199-	指瑕第四十一
204-	养气第四十二
206-	附会第四十三
209-	总术第四十四
219-	序志第五十
224-	附录：物色第四十六

题辞及略例

论文之书，鲜有专籍。自桓谭《新论》、王充《论衡》，杂论篇章。继此以降，作者间出，然文或湮阙，有如《流别》、《翰林》之类；语或简括，有如《典论》、《文赋》之侪。其敷陈详覈，征证丰多，枝叶扶疏，原流粲然者，惟刘氏《文心》一书耳。虽所引之文，今或亡佚，而三隅之反，政在达材。自唐而下，文人踊多，论文者至有标槩门法，自成部区，然细察其善言，无不本之故记。文气、文格、文德诸端，盖皆老生之常谈，而非一家之眇论。若其悟解殊术，持测异方，虽百喙争鸣，而要归无二。世人忽远而崇近，遗实而取名，则夫阳刚阴柔之说，起承转合之谈，吾侪所以为难循，而或者方矜为胜义。夫饮食之道，求其可口，是故咸酸大苦，味异而皆容于舌函；文章之嗜好，亦类是矣，何必尽同？今为讲说计，自宜依用刘氏成书，加之诠释；引申触类，既任学者之自为，曲畅旁推，亦缘版业而散见。如谓刘氏去今已远，不足诵说，则如刘子玄《史通》以后，亦罕嗣音，论史法者，未闻度阁其作；故知滞于迹者，无向而不滞，通于理者，靡适而不通。自愧迂谨，不敢肆为论文之言，用是依傍旧文，聊资启发，虽无卓尔之美，庶几以免戾为贤。若夫补苴罅漏，张皇幽眇，是在吾党之有志者矣。

《文心》旧有黄注，其书大抵成于宾客之手，故纰缪弘多，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，展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，此是大病。今于黄注遗脱处偶加补苴，亦不能一一征举也。

瑞安孙君《札迻》有校《文心》之语，并皆精美，兹悉取以入录。

今人李详审言，有《黄注补正》，时有善言，间或疏漏，兹亦采取而别白之。

《序志》篇云：选文以定篇。然则诸篇所举旧文，悉是彦和所取以为程式者，惜多有残佚，今凡可见者，并皆缮录，以备稽考。唯除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所载，其未举篇名，但举人名者，亦择其佳篇，随宜迻写。若有彦和所不载，而私意以为可作楷槩者，偶为抄撮，以便讲说，非敢谓愚所去取尽当也。

原道第一

原道《序志》篇云：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。案彦和之意，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，故篇中数言自然，一则曰：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再则曰：夫岂外饰，盖自然耳。三则曰：谁其尸之，亦神理而已。寻绎其旨，甚为平易。盖人有思心，即有言语，既有言语，即有文章，言语以表思心，文章以代言语，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，所谓道者，如此而已。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。详淮南王书有《原道》篇，高诱注曰：原，本也。本道根真，包裹天地，以历万物，故曰《原道》，用以题篇。此则道者，犹佛说之“如”，其运无乎不在，万物之情，入伦之传，孰非道之所寄乎？

《韩非子·解老》篇曰：道者，万物之所然也，万理之所稽也。理者，成物之文也；道者，万物之所以成也。（道，公相。理，私相。）故曰：道，理之者也。物有理，不可以相薄。物有理不可以相薄，故理之为物之制。万物各异理，而道尽稽万物之理，故不得不化。不得不化，故无常操。无常操，是以死生气稟焉，万智斟酌焉，万事废兴焉。《庄子·天下》篇曰：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？曰：无乎不在。案庄、韩之言道，犹言万物之所由然。文章之成，亦由自然，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。韩子之言，正彦和所祖也。道者，玄名也，非著名也，玄名故通于万理。而庄子且言道在矢溺。今曰文以载道，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？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？如前

之说，本文章之公理，无庸标揭以自殊于人；如后之说，则亦道其所道而已，文章之事，不如此狭隘也。夫堪輿之内，号物之数曰万，其条理纷纭，人鬓蚕丝，犹将不足仿佛，今置一理以为道，而曰文非此不可作，非独昧于语言之本，其亦胶滞而罕通矣。察其表则为谰言，察其里初无胜义，使文章之事，愈脗愈削，寢成为一种枯槁之形，而世之为文者，亦不复殚究学术，研寻真知，而惟此窠言之尚，然则阶之厉者，非文以载道之说而又谁乎？通儒顾宁人生平笃信文以载道之言，至不肯为李二曲之母作志，斯则矫枉之过，而非通方之谈，后来君子，庶无訾焉。

俯察含章《易上经·坤六三爻辞》：含章可贞。王弼说为含美而可正，是以美释章。

草木賁华《易释文》引傅氏云：賁，古斑字，文章兒。王肃符文反。（此类隔切，音如虎贲之贲。）云：有文饰黄白兒。

和若球鍠《书·皋陶谟》曰：戛击鸣球。球，玉磬也。鍠，《说文》曰：钟声。《广韵》作鑪，云大钟，户盲切。

形立则章成矣，声发则文生矣 故知文章之事，以声采为本。彦和之意，盖谓声采由自然生，其雕琢过甚者，则浸失其本，故宜绝之，非有专隆朴质之语。

肇自太极《易·系辞上》韩注曰：太极者，无称之称，不可得而名，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。据韩义，则所谓形气未分以前为太极，而众理之归，言思俱断，亦曰太极，非陈抟半明半昧之太极图。

乾坤两位，独制文言，言之文也，天地之心哉《周易音义》曰：文言，文饰卦下之言也。《正义》引庄氏曰：文谓文饰，以乾坤德大，

故皆文饰以为文言。案此二说与彦和意正同。仪征阮君因以推衍为《文言说》，而本师章氏非之。今并陈二说于后，决之以己意。

文言说（《诂经室三集》二）

古人无笔砚纸塞之便，往往铸金刻石，始传久远；其著之简策者，亦有漆书刀削之劳，非如今人下笔千言，言事甚易也。许氏《说文》：直言曰言，论难曰语；《左传》曰：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；此何也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，以口舌传事者多，以目治事者少，以口耳治事者多。故同为一言，转相告语，必有愆误，（原注：《说文》：言从口从辛。辛，愆也。）是必寡其词，协其音，以文其言，使人易于记诵，无能增改；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，（案此语误。）始能达意，始能行远。此孔子于《易》所以著《文言》之篇也。古人歌诗箴铭谚语，凡有韵之文，皆此道也。（谨案：音韵与言语并兴，而文字尚在其后。）《尔雅·释训》主于训蒙，子子孙孙以下，用韵者三十二条，亦此道也。（案陈伯弢先生谓：训即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之道，讽诵言语之道，又即道盛德至善之道，此义真情确无伦。）孔子于乾坤之言，自名曰文，此千古文章之祖也。为文章者，不务协音以成韵，修词以达远，使人易诵易记，而惟以单行之语，纵横恣肆，动辄千言万字，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，论难之语，非言之有文者也，（案此数言可证阮君此文实具救弊之苦心，惟古人言语亦有音节，亦须润色修饰，故大司乐称以乐语教言语，而仲尼亦曰：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也。）非孔子之所谓文也。《文言》数百字，几于句句用韵。孔子于此，发明乾坤之蕴，诠释四德之名，几费修辞之意，冀达意

外之言。（原注：《说文》曰：词，意内言外也。盖词亦言也，非文也。修辞立其诚。《说文》曰：修，饰也，词之饰者，乃得为文，不得以词即文也。案此语亦稍误。言语有修饰，文章亦有修饰，而皆称之文。言曰文，其修饰者，虽言亦文；其不修饰者，虽名曰文，而实非文也。）要使远近易诵，古今易传，公卿大夫皆能记诵。以通天地万物，以警国家身心。不但多用韵，抑且多用偶。（案此数言诚为精谛。）即如乐行、忧违，偶也。长人、合礼，偶也。和义、幹事，偶也。庸言、庸行，偶也。闲邪、善世，偶也。进德、修业，偶也。知至、知终，偶也。上位、下位，偶也。同声、同气，偶也。水湿、火燥，偶也。云龙、风虎，偶也。本天、本地，偶也。无位、无民，偶也。勿用、在田，偶也。潜藏、文明，偶也。道革、位德，偶也。偕极、天则，偶也。隐见、行成，偶也。学聚、问辨，偶也。宽居、仁行，偶也。合德、合明，合序、合吉凶，偶也。先天、后天，偶也。存亡、得丧，偶也。余庆、余殃，偶也。直内、方外，偶也。通理、居体，偶也。凡偶皆文也。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，乃得名曰文，文即象其形也。（原注：《考工记》曰：青与白谓之文，赤与黑谓之章。《说文》曰：文，错画也，象交文。）然则千古之文，莫大于孔子之言《易》。（案此论又信矣。）《孔子》以用韵比偶之法，错综其言，而自名之曰文，何后人必欲反孔子之道，而自命曰文，且尊之曰古也！

案阮君尚有《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》，及《与友人论古文书》，皆推阐其说。又其子福有《文笔对》。《文笔对》太长，兹节录二文于下：（并见《瞿经室三集》二。）

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

昭明所选，名之曰文，盖必文而后选也，非文则不选也。经也，史也，子也，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。（案此言亦微误，经、史、子亦有文有质，其文者安得不谓之文哉？）故昭明《文选序》后三段，特明其不选之故，必沈思翰藻，始名之为文，始以入选也。或曰：昭明必以沈思翰藻为文，于古有征乎？曰：事当求其始，凡以言语著之简策，不必以文为本者，皆经也，史也，子也。（案此语亦未谛。韵语不必著简策，又经史皆有文，《尚书·尧典》偶语甚多，《诗》三百篇全为文事，《老子》亦用韵用偶。）言必有文，专名之曰文者，自孔子《易·文言》始。（案不如用庄陆之说为正，取于文饰以为文言，非文言以前竟无文饰。）《传》曰：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。故古人言贵有文。孔子《文言》，实为万世文章之祖，（此语又不误。）此篇奇偶相生，音韵相和，如青白之成文，知咸韶之合节，非清言质说者比也，非振笔纵书者比也，非诘屈涩语者比也。是故昭明以为经也，史也，子也，非可专名之为文也；专名为文，必沈思翰藻而后可也。自齐梁以后，溺于声律，（案此语最为分明，骈体之革为古文，以此致之。）彦和《雕龙》，渐开四六之体，至唐而四六更卑，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，而文统不得请之不正。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，于是昭明所不选者，反皆为诸家所取，故其所著者，非经即子，非子即史，（案以此评八家，攻之反以誉之矣。）求其合于昭明所谓文者鲜矣。（案以下有数语略之。）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，则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，一篇之中，偶句凡四十有八，韵语凡三十有五，岂可以为非文之正体而卑之乎？

(案已下有数行删去。)

与友人论古文书

夫势穷者必变，(案此上有数行删去。)情弊者务新，文家矫厉，每求相胜，其间转变，实在昌黎。昌黎之文，矫《文选》之流弊而已。

(案此语亦有疵，文起八代之衰，乃后人以誉昌黎者，昌黎未尝以此自任也。天监以还，文渐浮诡，昌黎所革，只此而已。阮云矫《文选》之流弊，与文起八代之衰，皆非知言。案以下尚有数行略去。)

案阮氏之言，诚有见于文章之始，而不足以尽文辞之封域。本师章氏驳之，(见《国故论衡·文学总略》篇。)以为《文选》乃袁次总集，体例适然，非不易之定论；又谓文笔文辞之分，皆足自陷，诚中其失矣。窃谓文辞封略，本可弛张，推而广之，则凡书以文字，著之竹帛者，皆谓之文，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，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，此至大之范围也。故《文心·书记》篇，杂文多品，悉可入录。再缩小之，则凡有句读者皆为文，而不论其文饰与否，纯任文饰，固谓之文矣，即朴质简拙，亦不得不谓之文。此类所包，稍小于前，而经传诸子，皆在其笼罩。若夫文章之初，实先韵语；传久行远，实贵偶词；修饰润色，实为文事；敷文摛采，实异质言；则阮氏之言，良有不可废者。即彦和泛论文章，而《神思》篇已下之文，乃专有所属，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，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。然则拓其疆宇，则文无所不包，揆其本原，则文实有专美。特雕饰逾甚，则质日以漓，浅露是崇，则文失其本。又况文辞之事，章采

为要，尽去既不可法，太过亦足召讥，必也酌文质之宜而不偏，尽奇偶之变而不滞，复古以定则，裕学以立言，文章之宗。其在此乎？

河图孕乎八卦，洛书乎九畴 《汉书·五行志》曰：刘歆以为虞羲氏继天而王，受《河图》，则而画之，八卦是也。禹治洪水，赐《雒书》，法而陈之，《洪范》是也。又曰：初一曰五行以下，凡此六十五字，皆《雒书》本文。彦和云：《洛书》韞乎九畴。正同此说。纪氏谓彦和用《洛书》配九宫，说同于卢辩，是又不详考之言。

唐虞文章 案彦和以“元首载歌”“益稷陈谟”属之文章，则文章不用礼文之广谊。

业峻鸿绩 案业绩同训功，峻鸿皆训大，此句位字，殊违常轨。

制字制制 李详云：案张守节《史记正义·论字例》云：制字作制。缘古字少，通共用之。《史》、《汉》本有此古字者，乃为好本。据此则制即制字，既不可依《说文》训制为齐，亦不必辨制制相似之讹。谨按：李说是也。

观天文以极变 《易·贲彖》传曰：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

发辉事业 《周易·乾》音义曰：发挥，音辉，本亦作辉，义取光辉也。

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 物理无穷，非言不显，非文不传，故所传之道，即万物之情，人伦之传，无小无大，靡不并包。纪氏又傅会载道之言，殊为未谛。

道心惟微 此荀子引道经之言，而梅賾伪古文采以入《大禹谟》，其辩详见太原阎君《尚书古文疏证》。

征圣第二

征圣 此篇所谓宗师仲尼以重其言。纪氏谓为装点门面，不悟宣尼赞《易》、序《诗》、制作《春秋》，所以继往开来，唯文是赖。后之人将欲隆文术于既颓，简群言而取正，微孔子复安归乎？且诸夏文辞之古，莫古于《帝典》，文辞之美，莫美于《易传》。一则经宣尼之刊著，一则为宣尼所自修。研论名理，则眇万物而为言；董正史文，则先百王以垂范，此乃九流之宗极，诸史之高曾，求之简编，明证如此。至于微言所寄，及门所传，贵文之辞，尤难悉数。详自古文章之名，所包至广，或以言治化，或以称政典，或以目学艺，或以表辞言，必若局促篇章，乃名文事，则圣言于此为隘，文术有所未宏。周监二代，郁郁乎文，此以文言治化也。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，此以文称政典也。余力学文，此以文目学艺也。文以足言，此以文表辞言也。论其经略，宏大如此，所以牢笼传记，亭毒百家，譬之溟渤之宽，众流所赴，玕衡之运，七政攸齐，征圣立言，固文章之上业也。近代唯阮君伯元知尊奉文言，以为万世文章之祖，犹不悟经史子集一概皆名为文，无一不本于圣，徒欲援引孔父，以

自宠光，求为隆高，先自减削，此固千虑之一失。然持校空言理气，臆论典礼，以为明道，实殊圣心者，贯三光而洞九泉，曾何足以语其高下也！

辞欲巧 郑曰：巧，谓顺而说也。孔疏言辞欲得和顺美巧，不违逆于理，与巧言令色之巧异。案此诗所谓“有伦有脊”者也。（《毛传》：伦，道也。脊，理也。）

或简言以达旨（四句） 文术虽多，要不过繁简隐显而已，故彦和征举圣文，立四者以示例。

丧服举轻以包重 黄注：所谓缌不祭，《曾子问》篇文。小功不税，《檀弓》篇文。郑注曰：日月已过，乃闻丧而服曰税，大功以上然，小功轻不服。（《丧服小记注》：说者，丧与服不相当之言。）

邠诗联章以积句 《七月》一篇八章，章十一句，此风诗之最长者。

儒行縟说以繁辞 据郑注，则《儒行》所举十有五儒，加以圣人之儒，为十六儒也。

明晰 孙君云。元本晰作哲，哲为晰之借，晰乃晰之讹。《说文》日部：昭晰，明也，《易》曰，明辩晰也。《释文》云：哲又作晰。后《正纬》、《明诗》、《总术》篇昭晰字，元本皆作哲。按彦和用经字多异于今本，如发挥作发辉是也。

四象 彦和之意，盖与庄氏同，故曰四象精义以曲隐。《正义》引庄氏曰：四象，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、有假象、有义象、有用象。

辞尚体要，弗惟好异 伪古文《尚书·毕命》篇：政贵有恒，辞尚体要，不惟好异。梅氏《传》：辞以体实为要，故贵尚之，若异于先王，君子所不尚。

虽精义曲隐 案自《易》称辨物正言，至正言共精义并用，乃承四象二语，以辨隐显之宜，恐人疑圣文明著，无宜有隐晦之言，故申辨之。盖正言者，求辨之正，而渊深之理，适使辨理坚强。体要者，制辞之成，而婉妙之文，益使辞致姱美。非独隐显不相妨碍，惟其能隐，所以为显也。然文章之事，固有宜隐而不宜显者，《易》理邃微，自不能如《诗》、《书》之明莉葑，《春秋》简约，自不能如传记之周详，必令繁辞称说，乃与体制相乖。圣人为文，亦因其体而异，《易》非典要，故多陈几深之言，史本策书，故简立褒贬之法，必通此意，而后可与谈经；不然，视《易》为卜筮之廋辞，谓《春秋》为断烂之朝报，感经疑孔之弊，滋多于是矣。

衔华佩实 此彦和《征圣》篇之本意。文章本之圣哲，而后世专尚华辞，则离本浸远，故彦和必以华实兼言。孔子曰：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包咸注曰：野如野人，言鄙略也。史者，文多而质少；彬彬者，文质相半之貌。审是，则文多者固孔子所讥，鄙略更非圣人所许，奈之何后人欲去华辞而专崇朴陋哉？如舍人者，可谓得尚于中行者矣。